文化直播期待自己的带货一哥

近期，两档有央视“国嘴”参与的为湖北带货的直播不仅带起了人气和销量，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更值得玩味。一方面，这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媒体融合、媒体创新上的又一次闪亮登场，另一方面，如何善加利用直播间的消费力，是时候引起更多文化新形态的新思考。 ——编者

文化认同的心理效应释放巨大能量

◆ 江 南

小朱配琦，欧阳下单。朱广权和欧阳夏丹两位国嘴，因为直播带货有了新的网名。关于某位创业网红的直播带货处子秀，网民评价“不像卖货，更像卖身”，而央视主持人的试水，做了功课，带着实力，满屏诚恳，让广大网友真正领略了“卖货兼卖艺”的风采。

朱广权与李佳琦首次搭档，为央视新闻公益专场“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带货直播，2小时里，完成4000多万元的交易额。一周后同主题的第二场直播，欧阳夏丹再接再厉，与演员王祖蓝搭档，将交易额提升至6100万元。欧阳姐姐还幽默了一把，跟网友聊天称自己天生就适合带货，因为名字读起来是“欧阳下单”，和王祖蓝的组合更是缘分——“无法阻拦（祖蓝）我（夏丹）下单”。

有人说，央视播音员试水直播带货，是政治任务，是央媒为重振疫后湖北经济出力，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平时正襟危坐的国嘴如今与网红主播李佳琦们趣味相投，你捧我哏，证明直播带货这种新生态，正以令人无法阻拦的力度，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做过李佳琦观众的朋友承认，直播卖货是一次被几何级放大的化学反应。捡漏心理刺激人体分泌更多肾上腺素，欲望满足则给大脑添加多巴胺。李佳琦们的本事，是利用移动互联网的技术优势，深掘体验式购物的潜力。你在屏幕前看着他将“好看到炸”的口红涂上嘴唇，然后听他告诉你“我涂上都好看，你涂上一定更好看”，遂产生“Oh My God”的共鸣，伸出手指点开付款账号，“买它，买它，买下它”。

李佳琦们贩卖商品，更贩卖快乐，因为快乐就在手机屏幕的另一端，看得见，闻得到，甚至摸得着。而这还只是个开始。当小朱哥哥和欧阳姐姐甩掉新闻联播表情包，坐到镜头前嗑瓜子、侃大山，你会发现，直播还可以文化带货。

黄鹤楼，长江水，一眼几千年，老汉口，热干面，韵味绕心间，愿亲人都平安，春暖艳阳天。听听，这般亮相的热干面，下锅的是面条，起锅的是感情，入口的是历史，回味的是幸福。难怪李佳琦听完，抢着用他热情似火的网络语言为新搭档捧场：小朱哥哥你就是真正的“Reader”。言值就是颜值，卖艺自能卖货。

实际上，文化带货早就以各种形式渗透到人们的精神消费中。偶遇书店的一场签售会，你会不由自主被作家的思想火花所震慑，买了他的著作排队等候交流、签名。如果爱跑创意集市，你一定被各类文创产品吸引。“朕知道了”的透明胶不就一度脱销，成为文青圈里梦寐以求的“网红”？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让生活所涉及的物品物件，化成拥有道德和精神涵义的具体象征，这就是文化带货的魔力吧。

这几天，笔者就被文化带货了一回。在央视黄金时段播放的根据全国优秀基层干部廖俊波事迹创作的电视剧《一诺无悔》中，廖书记去闽北山区的乾东镇调研，一路劳顿后饥肠辘辘，就找了家镇上小店歇脚，只是店里已无饭食可供，无奈之际，店主灵机一动，拿出自己做的“小胳”，切成薄片蒸热端上桌，廖书记和同事一尝，交口称赞。荧幕前的笔者立即被这个场景打动，打开淘宝，找到仅有的两家制作“乾东小胳”的店铺，即刻下单，两天后就在自家饭桌上尝到了这款混合肉白、苜蓿粉、鸡蛋等手艺独特的闽北小食，也感同身受闽北小镇要脱贫要发展的急切心愿和廖俊波书记的良苦用心。

拍电视剧，自费心费力，看电视剧，难天天守候，上述的带货只是一种巧合。而借助移动互联网的场景消费，文化也许能找到真正适合的出货平台。这是一个受众广泛、回应及时、心理趋同又放大光环的平台，当小朱哥哥和欧阳姐姐带着央视国嘴的底蕴和光环坐到屏幕前，高吟低唱，论今溯古，文化上寻求认同的心理效应，能释放出多么巨大的能量，你我已有目共睹。

当然，既然是文化带货，必须有文化的内涵，具文化的精致，含文化的胸怀，光靠打鸡血的刺激，一次两次也许成功，但长此以往，可能还不如李佳琦们的业绩来得稳定。这给文化带货直播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不久前“故宫600岁”直播收到的回应，就反映出了大群众对文化消费的更高要求，在这个新领域，依然存在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如何消除这个矛盾，需要更多的文化人和文化从业者离开舞台、书桌，走进直播间，用丰沃的文化知识和丰厚的文化气息，来感染、引导观众，让他们真正成为自己的粉丝，创造出文化直播的“带货一哥”。

新民艺评

“主流与娱乐”的高难度动态平衡

◆ 朱 光

国家队主持人进直播间，与网络圈带货人比肩——为复工复产复市的经济消费牵线！可圈、可点。这一策划，好比编剧第一法则：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

出人意料之处，在于朱广权与欧阳夏丹作为央视主持人，其风格多少也带着主流媒体的“范儿”：端庄、隆重、精致、华彩。他们卖货，值得期待。

合情合理之处，在于最适合做主播的，其实就是主持人，尤其是电视台或者电台主持人——他们平常的主要工作就是不对着人，只对着摄像机、话筒，一个人有目的、有节奏、有预谋地自说自话。电台主持人尤甚，他们往往还被关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录音间，只对着话筒声情并茂。所以，任何一个主持人几乎都是受过专业培训的直播间主播——“话筒前语言”就是一门课程，乃主持人专业、表演系的必修课。大部分人独自面对话筒的第一反应就是喉头一紧，心肝一颤——自己都不是自己了，谈何“推销”观点？接着茫然四顾，孤独感油然而生……这就是目前大部分网课、直播“难为”了学校老师、舞蹈演员等的本质原因。

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的直播策划，充满着“主流与娱乐”“庄重与搞笑”“现实与虚拟”“物质与精神”的“对撞”，颇具戏剧性，自然令人期待；真的看直播，确实引人入胜。

原因之一，在于金句迭出。朱广权是“押韵狂魔”，人家预设他播新闻呢，岂料出口成“段”——“清热解毒顺气，口感清爽不腻，组织细润紧密，更对身体有益”，他介绍的是绿豆糕。玩同音字游戏，他也颇擅长。推销莲藕之际，他说——“藕”代表不变心，因为有一句名言叫作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所以吃了藕海枯石烂心不变。这一嵌入中学解析几何“口诀”的“卖货词”令人过耳不忘，绕梁三日。相比之下，李佳琦“买它买它，偶买噶”的“押韵技艺”以及缺乏足够的知识量和信息点，就显得平庸，但不影响下单，也不算太要紧……吧？演员蔡明则在“祖蓝夏丹”专场中，爆出金句“我不能为湖北拼命，但可以为湖北拼单”的豪言壮语，让不少买家感同身受、一键下单。

原因之二，在于三观很正。卖货的根本目的，是帮助湖北乃至更多省市“复工复产复市”。没有货品流通，就没有经济效益，没有经济效益，就没有物质文明。这两档直播都属于“公益直播”，拥有公信力的主流媒体就应体现公共性；而直播平台，则加速变现。此举不仅探索了主流媒体的带货能力，也磨合出了新业态、新模式，更激发了数亿百姓参与公益的积极性。

主播亦庄亦谐、平台下沉用户、媒体守正创新。大家都开拓了媒体融合的新样式。那么，今后可否常态化？这不仅考验了媒体的资源配置、整合能力，还对各种配套机制提出了要求。2019年被称为“直播电商元年”。疫情期间，直播带货行业更是逆市上扬。但是，作为主流媒体，如何慎用口碑和品牌积累起的公信力，确保“带好货”是今后常态化的第一要义。

既然参与了“叫卖”，那么主流媒体也应该以商家卖货的标准来自我要求。例如，自身定位如何，因而随之主营货品是什么？是否要错位竞争？是否与当下读者、观众、用户群重合，抑或不那么重合，但是可以争取拓宽？还有，商品质量要有保证，所以售后保障谁负责？有群众看了主流媒体广告买了不如预期的产品，然后涌到媒体大楼前讨说法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退一万步说，差劲的货品影响了主流媒体形象，如果带来无可挽回的差评，那还真是得不偿失啊！因此，全面而详尽的责任制度、工作流程、应急预案，也都是必不可少呢！

据悉，央视还在继续开发“宝藏”主持人，让他们继续投身直播卖货队列，包括撒贝宁、康辉、董卿等等。最值得细究的，其实是“主流与娱乐”“物质与精神”之间的高难度动态平衡。如果直播带货让主流媒体过于商业、流于搞笑，是对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反噬。当然，若投身“购物频道”融媒体版，以生活服务为目标，倒也不妨开拓一番。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三个巨婴的“放飞之旅”

◆ 阿 达

被疫情憋在家中，又假又傻的电视剧乘虚而入。先是冗长拖沓的《新世界》，给观众塞个神秘兮兮的“小红袄”就以为悬念丛生了。女主角神通广大，男主角整个一愣头青，不合逻辑的情节看得牙痒痒。接着是“伪行业剧”《安家》，房屋中介的核心情节被各种装惨的人生故事替代，其间描写的“上海看房人”，大部分刁蛮促狭不近人情，仿佛编剧与正宗上海人有深仇大恨。这算是“都市剧”吗？贴近上海市民真实生活的部分无不捉襟见肘，倒是一回到“房四井”的乡下才生动毕现。总觉得眼下的“都市剧”，好多都是农村人在写，隔靴搔痒想当然，无法同气相求。

紧接着就是《如果岁月可回头》了。这又是一部“伪都市剧”，乍看编剧是想聚焦“老男孩”的人生之困来展现岁月磨炼中的“二次成长”，可是镜头里是没完没了的“三离婚男聚烦心事”，聊的内容浅薄而做作，哪里还有什么“成长”，简直就是“巨婴”。毫无出息的三巨婴组成的“绿帽联盟”装嫩扮酷玩青春游戏，染头发、戴绿帽、钻桌子，各种作，作得毫无章法，一点也不好玩。

这样不着调的人设和情节，整成喜剧或许还有救，一旦弄成正剧，瞅着角色们勉为其难地说着“人家的话”，就特别憋屈，好端端的演员硬让他们假模假式地演尬戏，害人不浅哪。像靳东、李乃文这样的好演员，以往的不少电视剧里都有上乘表现，然而到了这里，纯粹傻缺一个。他们之所以“演得太差”，实在是被奇葩剧情所害。你的演技再厉害，一旦遭遇烂剧，名声下滑是必然的，没有名声扫地就算万幸了。

都市剧的“假”病，源于创作人员的闭门造车。聊几个人设，凑几个情节，编几个故事，只要“足够有趣”，只要有大牌明星押宝，就可以“大卖”了。至于现实生活中的切肤之痛和深沉情感，他们看不见也不想看，还怕“太深刻会有风险”，于是大家一窝蜂地往新奇趣方向编造，管它真假。

诚然，艺术允许夸张，甚至可以非常夸张变形，但即便是喜剧，在夸张变形的情节和表演中，骨子里内涵里的“真”是不容置疑的。你看这三个宝货的身份有多假，扮演起公司高管、大学教授和十大著名厨师的时候，俨然像小丑，一点没有像模像样的范儿。李乃文在大学讲堂上忽悠学生的一幕幕，都是蜻蜓点水般幼稚；而蒋欣饰演的江小美，身上也完全没有导游的气质，哪哪都不对。这种“硬装榫头”的人设，完全是无视观众的智商，让人不忍卒睹。

毋庸讳言的是，“深刻”与“风险”在创作中有时确会构成一对矛盾，但这不是创作者惰性思维的充分理由。真正有思想有底蕴的，定会懂得提炼主题的深刻。这里所说的深刻，并不是耳提面命自言自语的说教，而是基于题材、人物和情节中自然长在的主题，它们唯一的来源是生活的土壤，只有根植于真实的生活土壤，才会不期而然地呈现某种深刻性。哪怕它夸张变形近乎所谓的无厘头，但“无厘头中有准绳”，其内核中的思想意蕴是观众能够捕捉和感受到的。反之，脱离生活土壤的“假装真实”，再好的演员也会抓瞎出模，“硬拧着”的表演，再棒的演技也无济于事。

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最近荧屏上的“都市剧”水准都如此这般？在我看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一个“永恒的标准”：不能让“假面蠢”通行无阻，而要让“真而智”俘获人心。

平静幽默是老年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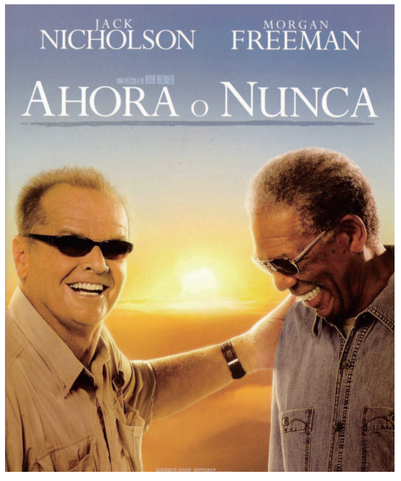
◆ 南 妮

电影《贤妻》开始的镜头，就暗示了男主角是一个极端自私而无耻的人。70多岁的老先生躺在床上因为睡不着而硬要与老妻行夫妻之事。“这样我可能会睡得着”。满头白发的妻子只得如他所愿。早上，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进来。他，乔，获得了此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夫妻两个开心地在床上蹦跶，他们要共同赴瑞典，老先生吃药穿衣都离不开妻子的照料。

电影把诺贝尔奖讽刺了一番。一系列的授奖活动相当折腾人，向国王的三鞠躬要事先排练，宴会采访，跟踪拍摄，同届的物理奖、化学奖等等获奖者之间还要联络应酬……真实的生活中，明智的加拿大女作家门罗，还有英国女作家莱辛都缺席颁奖仪式。对于年迈之人，这趟寒冷之季中的斯德哥尔摩之旅是不适合的。

还没有把奖杯带回美国，乔就死于心脏病，妻子琼带着他的骨灰盒一起乘飞机回去。看上去，夫妻两人剧烈的争吵，是诱发心脏病突发的原因。乔教授写作，琼在结婚之前是他的学生。原来，乔的书全是妻子代写的，富有才华的琼四十年来一直躲在丈夫的身后，把名誉地位成就光环让给了这位庸才。

无论格伦·克洛斯怎样用形体动作还有表情精准地演出了她对丈夫的鄙视和恨意，琼依然得不到我们的同情。利益与共，夫妻合谋，这么多年下来，已经雌雄同体了。讲什么女性的人格、自我的尊严。曾经，乔手拿一个写着名字的核桃，捕获了年轻的琼的芳心，如今，他竟然颤巍巍对着瑞典女摄影师如法炮制。想起了一句名言：真正的创造者在创造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满足，不用其他奖励。



名利使年轻人昏头，这是自然的。名利如果能让垂暮之人昏头，那是他的智慧不够。

疫情期间的宅家生活，有点像老年生活。什么是适合老年生活的？激烈的情绪、满腔的愤懑是不美的，即使如克洛斯这样的优秀演员，仍然是演了一个不讨好的角色。平静，幽默，寻找新的可能性，这是老年生活的美。《拉斯维加斯》《年轻气盛》这样老年题材的电影，用足了笑料与幽默，想表达老年不气馁的主题。与时光作战本身演绎着悲哀，重复年轻时候的活动主题，也只是徒然安慰人的重复，就像《史崔特先生的故事》里的史崔特先生在回答年轻人问他：“变老后，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史崔特先生回答：“最糟糕的，是回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

73岁的史崔特先生开了一辆二手的割草机，370公里的路途，用了6个多星期的时间，才到达了他弟弟的家。弟弟中风了，兄弟俩因小事不和10年。哥哥以这样的方式与弟弟和解。弟弟一直是他生命里重要的人。电影根据真人真事而创作。白天，黑夜，370公里间所遇到的人和事，给史崔特以人生的光芒。途中有人家让史崔特用他们的电话打给他女儿，男主人与史崔特告别时，说：“常来信。”生命中是有这样的奇迹，他说这样的话完全是出自真心，因为他赞赏史崔特先生。

曾经在大学生的作文里，看到那样的一句：“年轻人最大的优势是廉价的可能性”。电影《遗愿清单》里，两位生病老人的“新的可能性”的兑现是昂贵的——在飞机上乘降落伞而下，驾驶名牌跑车，去印度泰姬陵，登上喜玛拉雅山，吻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全拜白人富翁杰克·尼科尔森买单。但是黑人机修工摩根·弗里曼躺在富翁巴黎豪宅中的巨大浴缸中，欣赏着浴缸对面的电视镜头，感叹这家伙真有钱，“还是第一次坐在没有角的浴缸里洗澡！”弗里曼的惊叹和像小孩子一样的开心是那么可爱。

对于他们两人来说，同在一个病房，认识彼此，敞开心扉，成为挚友，互相成全，是人生最大的收获。尼科尔森在离世之前，“吻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吻的是他从未见过的外孙女。总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新的可能性”，可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也可能是人生某遗憾的解救。

就像左拉说过的，“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尽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在于不断地增加更多的知识。”哪怕只是体验浴缸的不同，也是人生新的体验。

简约的舞台，简爱的泪眼

◆ 王 曦

4月9日当NTLive宣布免费播放7天《简·爱》（2015）时，真的令我感到疫情限制了人与人的物理距离，却从其他方面补偿了精神距离。

《简·爱》改编一向是考验水准的。群众已经看过了丑的、美的、老的、少的……各种版本的简·爱和罗先生，也看过拿阁楼疯女人做文章的。英国国家话剧院当初做话剧影像计划的时候，是否真的预料到，有一天，不仅仅是要满足不同剧场的观众同时看到一台精彩的戏剧，而是要让全世界的戏剧观众都有戏看，而且是随时随地！这个愿望说出来有点宏伟，但是就在这十年来，通过一部部戏拍摄，可以说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我甚至觉得这份经验也显然反馈给了导演和演员，如何更好地做一部戏——给现代人看的戏。

摄像加持后的画面，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戏剧的空间。以这次免费播放的《简·爱》为例，导演选择了一个简约但是多功能的舞台，剧中所有场所，从家庭到学校，从室内到室外，从建筑到动物，都被这个铁木结构的小建筑无所不包地“象征”了。灯光与音乐并行，提示了剧情变化、空间氛围和心理活动，角色转变就在演员的动作中完成，不需要下台换衣服补妆，全程素颜，台上换衣。

简·爱出生时，是一个衣服包裹成的婴儿形状，被抱在怀里；随后，演员将衣服散开披在身上，就完成了从婴儿到儿童的转变；简·爱长大成为教师时，脱下罩衫，一步步走上台阶，换上裙子，完成了又一次的成长。所有的动作都一气呵成。

令人赞叹的是，该剧一人分饰多角，这也是戏剧常态。角色转变相当之快，上一幕的爸爸变成表哥，后来又出演了罗先生！好朋友海伦变成了雇主的监护人阿黛尔，后来又演了邀请简一起去印度的圣约翰牧师！更精彩的是，童年时期的舅舅变成了寄宿学校的校长，到了下半场成为了罗先生的爱犬派洛特！说起这只狗，真是太可爱了，当主人摔倒时狂吠不止，扯着主人的衣角企图帮拉起主人，遇到陌生人警觉地站起来对峙，再次遇到“熟悉的陌生人”时，它也会谨慎小心地凑上前辨认……这部戏真是明明白白教育了我们，演动物并不是非要穿得像个动物，也不是非要匍匐在地四肢行走，动物的特征远远比这些外在更能达到与观众沟通的效果。有人戏称，与电影比，戏剧行业都缺钱。这一看就是个缺钱的戏。但是我想反问，这不是更了不起吗？

戏剧的优势在新的拍摄手段里依然存在。当我们看到简·爱含泪的特写时，可能没办法“环顾”到其他人；但是我们坐在剧场里，很可能因为距离远得根本就看不到简·爱的表情。剧场里的观演，更依赖听到的声音和台词的内容，毕竟只有少数人能坐在最适合观看的位置。但是镜头里的观演，发生了最大的变化就是主角的激情表现更加直观。

NTLive的影像拍摄，是用18台高清摄像机随时切换镜头、推拉移位的。摄像技术的参与，配合着戏剧表演，使导演和演员在表演上不减魅力，即使这是一个非常忠于原著的《简·爱》，经过这样的排演，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非常紧凑，非常流畅，近乎完美。

即使熟知《简·爱》的情节，也看了不同版本的同名电影，但话剧《简·爱》仍使我感动。每一帧画面都内涵丰富，值得分析和回味。我们通过摄像头看到的舞台剧，注重戏剧表达，解放台词，让动作、灯光、音乐一起表演起来；注重时空和人的关系，视线透彻、走位流畅，令人有“在场”的感觉。在家，也能欣赏完美的戏剧舞台。

还记得第一次看《天窗》时，窗外飘着雪，男女主角在小厨房里切辣椒、创干酪，开火，把辣椒和肉投入油锅滋啦滋啦，火苗跳跃、水汽蒸腾……无论第几次回忆这个场面，都觉得锅里的香味扑面而来，排练得多么默契，才能分秒不差地在做饭中吵架啊！这次看《简·爱》，罗先生不但在舞台上“骑马”，还“养狗”，但让你竟然无言以对，因为那一眼看过去就是戏剧舞台的魅力。

简约的舞台仍然恪守着舞台空间的规则。如果借用夏洛蒂·勃朗特的话，他们都不是凭借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凭着血肉之躯在演戏，这是演员用心灵在和观众对话。

“好画不及滥书”

◆ 之昊

听到“好书不及滥画”的说法。及或不及的标准在哪里？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这一方面是审美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心理问题。就审美而言，有人喜欢书法，有人喜欢绘画自然是人之常情。至于心理问题就比较微妙了。喜欢一位艺术家，有时候会有一种痴迷的感觉，也就是当你还未拥有他作品的时候的这种渴望，以及拥有以后的那种兴奋。这种渴望与兴奋丝毫不会受到体裁或内容的影响，也不会因为得到书法家的绘画或者得到画家的书法而有所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画与书也就没有好和滥之分。但是若有人一定要说“好书不及滥画”，我就要坚持“好画不及滥书”了。更何况这里还有一个技术问题。

我很早就关注了“书画同源”的现象。查了自己最早的一次讲座，那是二〇一三年的课件，标题是《怎样鉴赏中国古代书画》，有六个部分组成，其中之一就是“关于书画同源”。古代的画家兼书法家的情况不少，参观上博的书法馆之后再去绘画馆，会发现不少重叠的作家。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书画“不同源”的情况。不论是拿理论还是拿作品说话，一流书法家的绘画和一流画家的书法比起来，肯定是后者更加精彩。从技术层面而言，绘画的“难度”的确高于书法，尤其是七八十岁以后，人的生体机能开始逐步退化后，艺术家的“画”就会显得“力不从心”。这样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书法”上，但是这方面的限止要远远不及前者。相反，一位一流画家的晚年书法或能臻于“人书俱老”之境，而“画”出现这样情况的概率就小很多了。

要知道，一流画家在书法上下的功夫也是惊人的。记得上海书协编辑出版的《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丛书（十册）中就有吴昌硕、来楚生、陆俨少、谢稚柳四位一流画家的书法，其中谢稚柳还担任过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今天“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这几个字还是谢老手泽。海派画家中唐云、程十发、陈佩秋等人的书法都相当了得，到了晚年虽不能作画，他们的书法还是能够自成一格，为人欣赏。

有些一流书法家的绘画也相当精彩，白蕉的兰花、沈尹墨的竹子都是一绝。但是也有许多一流书法家是从不作画的，也不妄想追求“三绝”“四绝”。古代的颜真卿、黄庭坚、祝枝山，近现代的王蘧常、于右任、潘伯鹰从不事丹青。如果能发现他们“逢场作戏”的绘画，质量或不及画家们的“书法”。

同时，好和滥的标准又是见仁见智的。审美标准如积薪，后来居上。近代书法的审美趋势，延续着清代以来的“尚趣”传统。趣味的一大来源是“金石”对于书法的影响。“金石”书法奇肆多样的面貌极易带来“趣味”。另一方面，将绘画元素融入书法中，也是产生“趣味”的一大途径。两者都是书法寻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展的尝试，只要我们喜爱这一表现方式，这样的尝试就算成功。在明代中后期，当“金石”元素还未进入书法家视野的时候，徐文长的书法就有这种“绘画元素”，趣味也应运而生。上海博物馆藏他的《雨中醉草册》就是妙趣横生的佳作。

艺术是相通的。杜春堂里挂的钱名山写的对联“绚烂归平淡，真放本精微”似乎就是规律。京剧艺术家的唱腔往往为人津津乐道，等到唱不动的时候，念上几句同样能够让人一饱耳福。无独有偶，人们比较容易记住弹词艺术的唱，等到唱不动的时候，“弹”上一曲（为人伴奏）同样能够证明自己“宝刀不老”。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